

簡松州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四

錢唐張雲璈仲雅

選藻自序

文選實詞章之大宗祖構綴學之士日持一編心摹手追窮老盡氣而不能彷彿其萬一良以衆製互興辭華標舉沈博絕麗非破萬卷而爲之不可得也李善爲注解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訓其子曰精熟文選理夫以辭章之道而昔人尊之爲理爲學則其奇文奧義必待於淹貫該洽豈區區章句間離析其辭掇拾其字鉅釘襍積遂以爲畢吾能事哉雖然入五都之市壁則夜光珠則明月江南金錫之器西蜀丹青之采莫不各適於用目眩而不能視而不若小物之可以御也設方丈之食飯則瓊禾酒則蘭英燁春梅以爲和縷秋蟬以爲膾無不皆悅於口涎流而不能止而不若一嚙之易於飽也文章之事有時而然故合之愈形其美離之不見其傷古人雖饗祭未礙其爲工而堯典舜典之字清廟生民之詩未嘗不有資於點竄塗改也予未學膚受宜有是說

時輯選學膠言未竟繙閱之餘擷其奇字華說隨手錄之得八卷題曰
選藻陸平原之文賦一則曰述先士之盛藻再則曰嘉麗藻之彬彬又
曰浮藻聯翩曰藻思綺合孟堅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而昭明之序亦
言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藻之爲用大矣哉昔宋景文自言手鈔文
選三過予疏懶無能爲役茲聊備遺忘而已鄉先生杭堇浦太史有文
選課虛一書已能含英咀華其言宋蘇太簡劉貢父二家皆有采摭又
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惜皆未得見此外寂無所聞語云文選爛
秀才半蓋戛戛乎其難哉若夫文人結習專尙浮豔芳草必稱王孫梅
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一如老學庵筆記所云其不足
登大雅之堂也固已久矣

公車自序

乍經滄海未是雲帆不到蓬山終爲凡境奏五雲於太史儒生望之而
心驚賜七騶於金吾寒士聞之而色羨豈僅年年壓綫歲歲拋梭桂樹
攀空不入平人之手槐花踏徧強隨舉子之肩已哉僕學媿畱畚性耽
涉獵顏光祿之鏤金錯彩請事於斯白太傅之寄玉緘珠有志未逮每

露鈔而雪纂空暝寫而晨書一囊螢焰蕪殘媚學之心半閣芸香薰透
封侯之骨曾以鄧禹拜袞之歲陸機入洛之年隨鵠立而趨蹌且喜公

車薦士歌鹿鳴而鼓舞居然春府搜才陡覺聲價之增真同御李

雲璈
庚寅

出三原李澹
園先生之門

幸免姓名之塊無敢前盧

是科解首爲
盧君潮生

方謂視科第如摘

髭等功名於拾芥將飛大鳥何待三年欲化長鯨定須萬里何以錦衣
雖著貼皓月而長寒綵筆空傳賦鳴璫而不豔頻看射雀祇是盲兒未
許騎龍難邀仙侶紅芳待折悵杏路之偏迷綠汁長乾問柳神而誰祀
似蘇季子說秦王僅餘其四比韓昌黎上宰相更倍夫三聽呼先輩未
解一鳴看戴名經果然千佛笑柳冕之已康何煩諱樂識劉郎之前度
但見重來定知羣空冀野非留騏驥之良敢云花落交河致重芙蓉之
譽張太祝之官銜十年不改杜司勳之別意三月常深況乎一身道長
千里萍飄馬因病而多黃貂以敝而減黑雲韜白日何處家鄉雪漲黃
河無非風色半橋人跡難知津吏之名滿店楊花空壓吳姬之酒而且
客子畏人常依皋廡封書乞米孰貸監河空簾之殘燭如燐旅館之羸
童似鬼吟薔薇而興刺種蒿苳以傷時孤影獨居幽衷莫訴未嘗不愁

來如瘡眼冷於秋若僕者可謂長懷瑁璫之情甘受擲揄之態者矣乃
說者以爲長裾曳罷例多知己之求小說雕來莫避諠癡之誚薛保遜
之詩編何妨成杵劉魯風之名紙豈必生毛嘗見昌符不第閒吟婢僕
之篇斷無居易憐才猶畫尙書之餅日臨冬夏定可常暄風寄東南由
來易達何可買殘帝里之春徒教耳熱不會王門之事自笑頭方然而
塔邊斗下夢亦前因黃尾裴頭名皆先兆空迷日色李鴈難遇東坡重
得芳枝王起終收孟守自知書生無命嘲坦率以何辭非關貧女如花
惜娉婷而不嫁今者署鄉貢之舊名循計偕之前例江關賦裏庾信言
哀風雪圖中朝陽姓冷苟其事猶屬我豈眞壯不如人隔年及第爭傳
人鏡之占排歲吟詩合驗華山之致今歲辛丑凡六上公車故用孟賓于故事雖業本青箱
常憂塗辱而人非白屋豈是天荒倘終莫解連環仍遭勒帛味如中酒
自應衆裏嫌身妾或羞郎只許來時近夜不免栖遲鸚鵡淪落琵琶爲
滌器之相如作登樓之王粲不是英雄終疑短氣可憐兒女莫憶長安
況復八口烏飛全家蝸寄依河東之驥子蕭瑟微官呼李氏之阿嬾龍
鍾老淚嗟予行役望亦徒勞相對楚囚泣終何益念及於此感無可言

嗟乎拔王郎之劍斫地何由讀屈子之騷問天不敢但使秋卷裝成且
出門而西笑佇待春風飛語看有氣之東浮

高實庵詩序

人生悲喜之故不緣於境而緣於心予自丙申以來栖遲江左平生知
己渺焉寡儔顧影自憐忽忽不樂蓋二十年於茲矣故鄉之人經斯地
者或來或不盡來然一晤對一話言無不心焉識之南華所言去人滋
久思人滋深予每讀此未嘗不愴然悲也況乎戚友之間分相親年相
若一旦足音蹶然來且出其所業以相質平昔之所悲者宜易而爲喜
矣然而追維往日棖觸爲懷不暇喜而其悲轉甚旁觀既有所未喻當
局又無以自明若是者皆心爲之也今年春實庵表兄自虎林來將于
役袁浦其妹婿張參軍遮留之故得從容一敘款曲并出示詩藁憶戊
戌冬實庵自都歸道出邗上以詩見示予贈之二律今所見且增數倍
尊甫縣圃先生予姑夫也直薇省佐大郡以經學爲詩嚴於格律不矜
才不使氣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讀之矜平而躁釋有小稱意齋集
爲杭堇甫太史所服膺惜未梓以行世實庵承其家學所著清恬純雅

循蹈規矩知得於庭訓者深矣予爲詩率好逞才氣讀實庵作自覺如將鱸之蟹又如見王思遠一流人彌慙愴父實庵於予行爲兄而所長僅一日若其業之相去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方予里居時與梁氏昆季學爲詩短童持牋奔走比於羽書之旁午時實庵隨任鳩茲歸必酬倡探奇門險不壓其曹不止後縣圃先生乞養歸益得與實庵晨夕研究其弟邁庵年才終賈駸駸逼人實庵挾以自張執金鼓而抗顏行往往避之三舍自予客邗江實庵亦就四方羔雁之聘此景遂不可復得今雖暫聚萌其曩時故態樽酒論文誠旅中一快惟是烏枝空繞馬齒徒增予旣卜歸無期實庵爲筆耕計亦不能已於爲客慨浮雲之莫定傷墜雨之終疏此又吾兩人所俯仰歛歔悲從中來者也然實庵有屋數椽在北郭外歸猶得與難弟暨一二親知看馬塍之花步江橋之月一觴一詠少抒其抑塞磊落之氣又實庵所可自喜者而予則不敢望矣

選學膠言自序

選學向無專本所有者前人評隲而已如孫月峯俞犀月李安溪何義門諸先輩字櫛句比不留餘蘊足爲詞人之圭臬藝苑之津梁矣然大

都於行文之法綦詳而於摭實之義多略一二訂正如寸珠尺璧令人
視爲希世之寶其中義門先生考覈較多最稱該洽視諸家尤長故學
者宗之具在讀書記中近金壇于氏晴川復總括纂注評林淪注約注
賦彙疏解等書及張伯起陸雨侯並孫俞李何之說擷其菁華而刪訂
之名曰集評盛行於世所謂無千金之腋而有千金之裘何其善也予
讀文選久矣凡詩賦之源流文章之體格得其解心領而神會之不得
其解則有諸家之說在一展卷可以瞭然誠無所置喙顧文義不無舛
誤注家尙多異同與夫名物典故字句音釋有出於諸說所備之外者
不能無疑隨疑隨檢隨記簡眉牘尾間久而漸滿繙之則如黑螳
屯聚相雜於白蟬趨譚之中幾不復辨長夏無事件繫條錄凡諸說未
及者補之諸說已有者刪之諸說未盡者詳之諸說未安者辨之且因
此以見彼有不必爲文選設者觸類而引伸共存如干卷魏都賦云牽
膠言而踰侈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
取以顏其書蓋誌媿也夫文選有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沈博絕麗後人
莫由窺其堂奧今欲於尋行數墨中効愚者之一得不惟不值李氏一

哂直恐爲當世嗤鄙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所詢且祇備遺忘非關著述故旣毀而復存至五臣之注最爲乖謬誠有如李濟翁資暇錄邱光庭兼明書所言者乃後人反以李注爲迂繁莫不習尙五臣舉唐宋以來名家所引往往皆五臣之注其實多竊李注而人不知此古來最不可解之一事故是編專據李氏於五臣偶一及之誠不足與辨也家貧無書且流寓江都交遊絕少多從郡博李嗇生同年借資尋閱并就正焉所得於良友之教益者深矣予旣雅好是書又適客李氏之鄉里卽此附仰止之心亦後學者之大幸已

爲恆觀察湖北武鄉試錄後序

嘉慶辛酉

竊聞先王耀德而不觀兵聖人有文而必備武溫肅相兼之道天地所以生成神武不殺之功皇王因而敷化故免置擅好仇之號鷹揚有肆伐之心況乎淨埽攬槍聽鼓鞞而思奮兼收杞梓行江漢而多材勝戎馬以文章之氣甫獻賢書寓威陵於組練之場更申角試此賓興所以屢行而武闡因之並重也欽惟我

皇上德教覃敷昇平垂象久已挽銀河而洗甲調玉燭以沈烽雖鄖房

之際魚或遊湯川陝以西獸猶逸檻然而奮白澗之師屢見夫八遇八
克笑南蠻之衆何藉乎七縱七擒將見氣涌貔貅勢吞蟲蚋金饒布曲
銅斗銷聲今者儲宿衛之兵選澤宮之士兵可百年不用士必三歲常
登折衝起而禦侮多才儼捷生而拍張是習臣恭襄 盛典與睹雄姿
顏高之弓六鈞魏犢之踊三百落日照大旗而徐颺雲罕風輕奔星挾
迅羽以俱流月支冰裂若置雄軍定呼飛燕看騎快馬盡是游龍而且
衆中拔儒雅之才紙上識戎行之法洵足膺 禁籙期門之選備 國
家專閫之臣此日龍韜虎略先看鄉國之孫吳他年玉帳牙旗皆屬
王朝之頗牧

恆觀察軍中詩鈔序

今聖主龍飛之年楚北逆匪竊發始事荆襄間 特簡京員出佐軍務
畀以道府之任督糧觀察恆梅村先生以戶部郎預其選馳傳赴軍營
周旋戎馬之間者五載凡堵禦追勦撫恤籌繕諸事宜一檄下先生輒
身任之不以委僚屬所至有功性喜吟詠雖羽書旁午不廢今年秋大
府知先生勞績始俾息肩於本任乃取其行間諸作薈而錄之顏曰軍

中詩鈔予自揚州來適館於先生得受而讀焉且承命爲之序夫鏐吹之歌漢武以爲軍旅雅樂清商之韻隋文以爲華夏正聲軍中之作由來尙已然詩有其才而無其境不作可也有其境而無其才不作可也有其境有其才而才與境違是猶之無才無境不作可也張玄絃不可與鼓銅琵琶歌箏弄不可與聞鈞奏挾鉤金不可與對周鼎結精廬不可與語巨材何者力不任也有奇險之境而又有豪宕之才此其間豈易數觀歟當夫旌麾在野儲胥戒嚴賊之來如鬼如蜮我軍之防之也如毒蛇瘿狗而先生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守圍攻械之道隨機而變舉昔人所有緣城之練紐布之索蚰蜒之塹雉尾之炬倣彿具備而卒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然而空山毳幕貔貅萬屯旅雁橫天霜華墮地角聲鳴鳴然起於枕上當此之時壯則壯矣而悲亦未克勝也先生神氣益豪橫槊而賦一切可喜可愕之事胥於詩發之肅風雲而縱金石此所謂有是境而才又足以達之者矣先生少隨先恭愨公宦轍所至以後車爲子舍歷江淮滇黔之地水陸萬里熟聞乎庭訓忠懇之意本自性成故其施於事也奮發而邁往其文於言也醇厚而樸至豈屑屑焉與韞

刀帕首之士磨盾倚鞍較工拙於金鞭銅斗之間哉卽今獸窮魚沸大功指日告歲將見龍城之將皆飛蠶叢之路盡闢先生宣揚

聖化

詠兩階之千羽以繼競病之風當亦勇買其餘也已嘉慶辛酉臘日

扶霞樓遺稿序

作詩者如作畫然讀詩者亦如讀畫然夫作畫者裁尺幅或徑丈之紙縱橫揮灑其中千巖萬壑層巒飛瀑時而林谷幽秀有深邃莫測之致焉時而江山平遠有咫尺萬重之勢焉樓閣之重複煙霞之出沒無不畢具而人之觀之者若身歷其境悠然而不盡古人所謂臥遊端在乎是又豈以尺幅徑丈少之哉詩之道亦若是予客鄂城獲交於褚子眉雪一日手其先大父松蓀先生扶霞樓遺詩一冊示予且謂予曰吾大父能詩工畫年才逾壯早世作詩不多而又多所散佚吾不能守先人之敝廬傭筆硯於三千里外無由就叢殘而掇拾之所鈔撮於蟬飽鼠腐之餘者僅什一於茲能無痛歟予受而讀之見其古體格在青蓮長吉間而近體則錢郎風調也雖篇什無多讀之若不能遽盡先生善畫予故以畫喻惟不遽盡而終恐其盡者如吉光片羽旣心識其異更以

不見全體爲恨此眉雪所以不能釋然也雖然詩固論其可傳與不可傳奚必如賣菜傭之求益哉眉雪將付之梓並附尊甫樂園先生一隅吟於後樂園先生承其家學接武前人亦同以少爲惜然褚氏多才行輩相望先生之祖方瀛公有勗青堂詠物詩久膾炙人口其後有晴巖詩草則先生之伯父也大愚詩草則先生之兄也又澤園尋樂迂叟諸草皆先生之猶子而迂叟詩卷帙獨繁人比之江東王氏嗚呼盛矣或已刻或未刻予皆未之見今以交眉雪故先得快讀兩先生之詩亦予之厚幸也夫

西軒詩草序

嘉慶壬戌冬鹺使者佶公山奏修兩淮鹽法志予謬預其役凡各場司所公舉咸與目焉於是知丁溪有馮君見其修街路助義學膏火見義必爲知爲好善之士建范隄土壩蓄洩以時民竈皆賴其利又知爲幹濟之才後復見所撰篆要印譜諸書精研於六書三體秦碑漢牒之絕學又知爲好奇嗜古之流心欽遲之而未一面今年秋馮君偕宗人純客訪予於通泗門寓館欣然遇之端謹誠朴使人意消逡巡出示所著

西軒詩草一冊更知爲能詩之人由詩與人而徵其行事乃恍然於賢者固如是其不測也其詩首列隨園老人一序隨園負推倒一世之才海內言詩家羣奉爲指南之針棲皮之鵠經品題者如龍門遊然持論嚴少所當意獨於君深相許可則君之詣可知已予受而讀之大都皆冲和大雅無矜才使氣之習而動與古會自傷淪落無以紓其才華又以死喪多故哀感激發故其詩往往悽音苦調而終出之以和平不怨天不尤人蓋其慈祥愷悌生於性成自然流露宜其行事皆能濟人而利物仁人之言藹如詩人之旨溫厚洵不誣也行如其詩詩如其人傾蓋如故相見恨晚而君居海壖我處江滸木葉乍脫驚沙欲飛望白雲而在天溯伊人於秋水是使我慨然慕之而不忘者非斯人而誰與哉爲刪其不經意者數篇敘相遇之梗概如是以復於西軒西軒者君讀書之地也

愛閒堂詩序

予束髮卽聞苞洲陸先生名然聞其醫名不聞其詩名也及長得見先生子明溪司訓司訓以名諸生世其家學於張仲景皇甫謐王海藏李

東垣之旨導源暢流順陰陽而辨四時一秉於庭訓故當時陸氏能醫之聲稱徧於浙東西溢於江淮浸淫及於都下無不知有先生父子者然終未以詩名最後予客揚州又十餘年先生孫聽山來官丁溪始出所藏愛閒堂詩謀之梓而問序於予既卒業作而歎曰有是哉賢者不可測而先生之詩乃竟爲其醫掩也予聞先生之爲醫也平其心靜其氣不以利搖於中不以能驕於外三百六十五氣穴經絡與夫春弦夏鉤秋浮冬營之脈理洞若觀火遇難症不斤斤與人立同異盡心力而爲之往往奪命於鬼手黃帝言不能起死人而不殺生人夫不能起死人雖岐黃無如之何至於不殺生人厥功偉矣而世率謂平平無奇不知庸醫之操刀必傷良工之用心獨苦此周禮所以謂十全爲上也今觀先生之詩不矜才不使氣衝口率臆若不經意而意彌永若不計工拙而工自存其性真如柴桑其風格在輞川蘇州香山間而其神韻直似君家之劍南一切叫囂馳騁之習無以犯其筆端由平時所養優故所詣彌粹乃恍然於先生之醫與詩殆一以貫之也夫醫豈眞小道哉扁鵲倉公載於史記華陀載於魏志徐文伯父子載於南史皆卓然可

傳苟得一詩人不如得一名醫可以救人而壽世初疑先生醫可不朽雖無詩亦傳聽山何爲沾沾焉以詩是藉及讀其詩而後知其不可已於傳也如是是將合方伎文苑而兼之者矣先生著述甚富里中咸推之與先中丞並梁諒林薌林兩舅氏及厲樊榭杭堇浦諸先生遊時共吟詠惟先中丞馳驅皇華柳雪之中聚首時少故集中無倡酬之什以爲缺事今遲之久以序詩得先睹爲快穆然想見其人亦厚幸也已先生之詩不可沒先生之醫尤不可沒故並述之聞有傷寒類編證治約編等書藏於家聽山宜次第梓行與詩並傳不更家絃而戶誦歟

義莊課藝序

禮莫重於收族而教莫大於育才范文正創立義莊後世踵行之者梁溪爲最深梁溪義莊有顧氏秦氏華氏惟華氏族最盛而行之亦最久自葵園先生設立以來今且七十餘年旣以其入周族人之急又聚族中羣彥而試之課以經義月一會法嚴而事不數拔其尤加獎賞焉故爭自濯磨無敢自外於詩書之圃取科第者項背相望凡褒衣大袂而來里中人皆得指而識之曰此華氏佳子弟也於是人才之盛遂甲於一

邑夫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之地使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門閭以教鄉之子弟又有胥樂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樂有宮商清濁之奏詩有諷誦反覆之音蓋如是其備也其時人無一不由於教故道德茂而風俗醇今

聖朝崇尚文學庠序之外又爲之書院黨塾以儲菁莪棧樸之材遊其中者亦既循循乎規矩然而世家大族猶或狃於故常習於紈袴耽弛要駕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未能以名教爲樂地者概不少矣葵園先生以爲此非特子弟之過亦父兄之教不先也故義莊之課以家爲學亦以家爲師不出戶庭而成教收其放心斂其情氣非謂區區帖括遂足畢教人之術而其道已不外是蓋收族與育才一舉而兼之者矣積既久文之佳者不下數百篇先生曾孫安愚吏部觀政銓曹精擇之將劄劄以垂久遠俾後來族人知先世用心之厚如此庶幾深自淬厲不懈益虔期無負乎先人誠善體先生之意者也斯舉也不僅表揚文章實足挽回風氣華吾戚好也故樂爲之書